面具

他們橫躺著，像兩根肋骨疊在彼此的身上。男的對女的說：我什麼都給你看了，就是看不到你的臉。女的對男的說：所謂愛不就是這樣嗎？只有恨一個人，你才會想看他的臉。

發霉的牆角也有兩隻蟑螂交配，牠們倒看得到彼此的臉，因為牠們沒戴面具。在這一個悶得發慌的房間，男的心想：什麼東西都被定格在三十年前，什麼東西都是過時的，就連味道都不是現在的味道。只有面具——面具是現代人的標誌，過去的人做愛聽說是不戴面具的。他叼起一根菸，從面具挖出的縫將肺癌的元兇送進去。女的依偎在男的胸脯裡，想：只有死人不怕別人看，我們都是活人，活著但苟延殘喘。

抽了一半，聽女人說著她昨天遇到的奇事——在靠近公園的那一條街上，有一個全身脫光光的女人在馬路上奔跑啊，她的那兩顆晃啊晃的，讓我覺得連我都變得正常不少咧……男人忍不住好奇地問：她戴著面具嗎？如果此刻男人看得到女人的臉，想必會看到一幅嗤之以鼻的面孔：當然啦，沒事幹嘛脫掉。

有事更不能脫。男人如是想，一邊將灰色的慾望一一吐出。或著，應該說所有的事都是從脫了面具開始的，戴著，最起碼也苟活。

他們戴著面具，一如這個世界的其他人一樣。沒有人能說清楚是什麼時候開始的，這現象並非有法律明文規範的那種，所以確切發酵時間，每個人想得都不一樣。有人說自遠古時代，人便是這樣生活；有人說歷經一場革命之後，人人都被迫了戴上面具（即便沒有人能說清楚革命的細節）；也有人說，戴不戴面具都無妨，其實你也可以脫掉，只是從來沒有人膽敢當第一個。

久而久之，大家懶得去爭論戴面具的起源了，只管生存。令叼著煙的那名男人最無法適應的，就是連做愛都要戴面具。兩人赤身躺在床上，撫摸彼此的胴體，從上到下，從裡到外，從每一根髮絲到每一寸肌膚，細數紋理——到頭來，還是不知道對方的長相；也許清楚你身上有幾顆痣，卻不知道你的瞳孔顏色。這一度叫人崩潰。不過他從來沒有跟任何人提過這個古怪的想法，他知這樣子想是危險的。最好的方法就是為心也套上一層面具。

不知那念頭是否透過愛撫傳遞到對方的思緒裡了，女人竟也開始想些離經

叛道的事。她用食指和中指輕輕捏著面具的邊緣，試探性般，裝做不經意的掀出一條縫。她幾乎要看到他的眼尾了，那魚尾又被男人一手拍死，葬入黑暗之中。他驚恐地望著她，而她只覺得無辜。好長一段時間沒人開口。

「再一次？」女人為煽情的話套上一層和解的語言。

「我有點累了。」男人尚困在痛苦的思辨之中，但女人沒聽出來。

「不然我幫你用嘴巴吧。」她垂下頭，任髮絲一綹綹披在他的腿上。面具的好處是：你不會因為戴上了而不能用嘴，你仍然能透過縫進食、抽菸，或幫別人口交。即便精疲力盡，他仍不由自主地顫抖，突然發覺，戴著面具行這件事顯得更色情了。那樣看不到彼此卻又好像看光光了的，矛盾，或許正是某種問題的解答。他一邊想，一邊喘氣，沒有意識到自己射精不是因為刺激，而是因為思考上的昇華。這個房間頓時可愛不少。女人將白色液體吞下，難過的想，我卻連精液的主人長怎樣都不知道。

在另一頭房間裡的人，全然不顧那一房傳來的呻吟聲。不是因為隔音好，而是他們正端詳著地上的屍體。

這一間房倒沒有比剛才那間好多少，腐臭味吸引了牆角的蟑螂朝聖。有兩個未死之人，一人坐在床角，一人靠在牆上，都望著那一具屍體，似乎比死去的人還要更像死人。

靠在牆上的人問：「你動手還是我動手？」

「我才不要，剛剛人是我殺的欸。」

「我也有幫忙……」

「你只是把我固定他，但是人還是我殺的。」

「那也不要，你沒聽過那個傳聞嗎：誰膽敢把面具拿下來，拿面具的那一隻手就會腐爛……」

「都市傳說你也信！」

「你不信，那你怎麼不敢拿？」

坐在床角的人一時語塞，只好大罵了一句「幹」之後，撓撓頭，喝道：「你超沒種，我拿就是了。」

另一人隨即緊張的遞手套給他：「以防萬一，可能腐爛得慢些。」

正要動手掀面具的人翻了白眼（當然，對方看不到），想假若傳說是真的，戴手套最好有幫助。不過，他還是接下了，肯定他無用的善良。

他自己倒不相信這些怪力亂神，他只相信親眼看見的東西，這正是為什麼他們在這。他自稱「路易」，路易為了一窺面具背後的真面目，與一名網友共謀了這項計畫。對方自稱「凱凱」，凱凱膽子小，卻十分好奇，也許懷有這份好奇的，不只他們兩位。也許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衝動——衝上街將隨便一人的面具踐下來的衝動。也許腐爛的傳說就是為了防止這件事發生，才發明出來的。

路易想：他們的計劃未免草率了。這個時代，就算沒辦法用人臉辨識，警察一樣能透過各種稀奇的方式逮到你的。若真要抹去自己的痕跡，似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。一個人要怎麼彷彿完全不存在一樣？是把指紋擦掉、避開監視器就好了嗎？即便清除所有的毛髮、皮屑、體液、氣味，難道就等於無？路易理性，但總有一種偏執的狂想：一個人的思想重量，絕對比他在現實生活中的體重，還要引人注目；總有一天，警察也會透過你想的，找到你。

他見凱凱的手顫抖，意識到他們或許正在進行一項了不起的計畫，一場偉大的革命！他們也許真是那麼多年以來，第一對看見人臉的組合——不是透過生物課本、口耳相傳的描述，或是模稜兩可的文獻記載，而是透過肉眼，將面具背後的真相——穿過角膜和瞳孔，聚焦於視網膜上，再經由視神經傳遞至大腦後——牢牢記住。倘若人的臉是最最最隱私的部位，他們倆簡直就是強姦！

然而，一觸及「強姦」二字，又使得路易的熱情有些冷卻了。他在此之前，未想過強行將他人面具摘下的後果：不是英雄，就是罪人。不是墮落，就是超脫。他們真能承受得了後果？忍不住打冷顫。

凱凱大喊，差點破音：「你不要跟我說你不做囉。我們沒回頭路了。」

路易彷彿聽得到警笛聲從遠處傳來，再過不久，幾名警察便會破門而入，將他倆逮捕……倘若真發生，那一定是櫃檯的老闆報警的，他壓根兒不相信路易和凱凱說送喝醉的朋友上樓休息的鬼話……也有可能是隔壁的狗男女報警

的，原本激烈的叫床不知過了多久，早已靜默無聲，也許他們正貼在牆上，準備看好戲呢。（失去理性的路易沒有想到：他們看不到他殺人）

總之，一切正如糊塗的凱凱所說的：他們沒有回頭路了。

於是，他戴上手套，突然湧升置生死於度外的超然精神，第一次對眼前的屍體感到抱歉。對不起，雖然我不知道你是誰，但還是為你默哀。他如此嘀咕著，緩解自己從街上隨便拉一個路人敲昏的罪惡。他先撫過面具的表面，光這個動作就惹得凱凱嘶聲尖叫。

「閉嘴！」

一粒汗珠順著肩胛流到胸脯，他忍不住想這個房間太悶了，簡直活埋人。路易先解開面具背後的鎖扣，再沿著邊緣，剝皮一樣一絲絲的小心拉開，那動作不像拆卸，倒比較有種解剖的感覺。對方的面具是軟的，緊貼著五官起伏的，於是路易可以緩緩地撕起，一點一滴窺見馬特——剛決定叫他馬特——的臉龐。先是下巴，隆起的山丘，丘上有點點刺毛。山丘後方是一對形似嘴唇的河流，因沒有了生命徵象，而顯得乾涸；死皮佈滿河道，幾顆白黃的石子如齒交錯，一塊岩石尤其突出——原來是金牙；苔蘚在舌尖上起舞。河流之後，又是另一座突起的且更高聳的山峰。山峰兩旁微微隆起，點綴滿地咖啡色花朵；而在正中間，那長著奇特弧形的山腰處，有著兩座洞穴。路易對探索沒興趣，只得快速略過。順著山的頂端一路往下走，這時到了重頭戲——人常言眼睛是靈魂之窗，他倒要好好看看眼珠子是長什麼樣子的。說來倒不是沒看過自己的，不過這是第一次，路易發現原來失了靈魂的眼睛，就像一根魔杖變成一隻朽木一樣，抽走了靈氣。好長一段時間，路易沒有動靜，倏忽陷入了與馬特對視的時空之中。魔症似的，即便不能說馬特正在看他，但路易依然感覺到一股被凝視的禁錮之感。並不能透過眼睛知道對方在想什麼，卻有種自己的一切被看光了的屈辱，簡直比全身脫光，還要更叫人難受。

也許就是從那刻起，路易摸到了真相的膜，但終歸只是一顆雞蛋的外殼膜而已。此時的路易忙著與消失的靈魂溝通，沒有空去思考其他事。

在一旁的凱凱急得直拍被——他也有看到臉，卻沒有同路易一樣那麼直接走入馬特的眼睛，所以沒被吸進去。他只想趕快中止這場鬧劇，回家把自己埋進被窩，並思考是要自殺還是自首。

本來路易繼續把面具掀開的話，還有可能看到在雙眼之上，那平坦如高原的額頭的，只可惜，此時幾名警察把門撬開，不花幾秒便為路易和凱凱雙雙戴上手銬，也為凱凱省去苦惱的麻煩。其中一名警察踢了馬特一腳，讓他翻成背面，其他警察則熟練而謹慎的巡視房間，搜集證物。

隔壁房的男女來看好戲，女的對男的說：不知發生了什麼事，好像比我那天看到的裸女還要更離譜；男的則忙著思考：死人不怕別人看，那如果被死人看會怎樣呢……不知不覺，他的思維與路易越來越像。

一名看起來像是菜鳥的警察忍不住驚呼：「原來真的有人會為了這件事殺人，太恐怖了！」

旁邊的人嗤笑，不約而同道：「那當然啦，連面具都敢拿下的人，又有什麼不敢做的呢？」

聽聞這句話的凱凱痛哭，路易則一反常態的冷靜。他逐漸地將腦海內的許多塊圖片拼起來，也學會將甫觀察到的景象——那些山啊、河流啊、洞穴啊，拼湊到一般人所熟知的五官上。當兩邊的圖像重疊時，路易終於能夠清晰地意識到馬特長怎樣，包括他的五官分佈、他的肌肉走向、他的整張臉的結構諸如此類。這是他第一次對人的臉有真實的認知，彷彿他是世界上最了解馬特的人，而馬特也是最了解他的人——因為，顯然路易觀察馬特的同時，馬特也在觀察路易；馬特同時在用他的肉眼貪婪地注視著路易。

然後，一意識到這點，路易發瘋了。

沛打完最後一個字，喝完最後一口咖啡，嘶完最後一句髒話，便心滿意足地起身，到茶水間準備用咖啡把自己灌醉，再以啤酒提振精神——有時，她兩種和著喝，期望起到雙重效果。

這家報社就是以壓碎蟑螂維生的。沛想著。發現蟑螂、追蹤蟑螂、壓碎蟑螂並報導蟑螂。比如眼前這篇報導吧，是一名女子裸體在街上奔跑，就這麼簡單的內容，連沛都可以硬擠出三百個字，榨得連本人都會對筆下的文字感到抱歉的程度。不過，沛仍然一鍵將草稿送出，並任咖啡因在血管內流竄。

她原本以為加入以面具為主題的「面具小組」，可以每天跟蹤到許多頭條，

未料只能報些無聊新聞。沛尚清楚記得，自己某次問了朋友：小孩子是什麼時候被戴上面具的？怎知那朋友只是回以面無表情：不知道，不重要吧，反正就是會戴上面具啊。從那個時刻起，她便知道了好奇心在這一個時代的匱乏，也是她之所以從小到大接收那麼多異樣眼光的原因。（有很多事，即使隔著面具，你也感覺得到）很長一段時間，沛學會收起自己的習慣，直到進了報社，想終於有能夠合理追根究底的地方了——沒有想到，在報社工作的人，似乎也總是那麼漠不關心的樣子。一生中最好奇的就是明天會不會下雨，以及產出更多篇壓碎蟑螂的報導，卻對真正的問題視而不見。就連「面具小組」也淪為了報野雞新聞的地方。

沛惋惜地想：本來……我可以成為那一起殺人事件的報導者的，我甚至算目擊者呢。只可惜，警方把消息封鎖得很好，貌似也有警告所有的媒體不要報導此事，所以至今，仍只有幾個在場的人知道這件事——支援的警察、賓館老闆、沛……以及他。對，也包括他。那一個在面具下的他，不用看，也知總是心事重重的樣子。那一晚的性愛並不能說十分美好，環境糟透了，不過那男人有一股特殊的魅力，讓人忍不住想一窺面具底下的他，是什麼樣的表情。

最好不要見到比較好，更何況就算見到，認出的機率也很低，不過若真見了且相認了，那就再去做一次吧。沛在心裡與自己約定。

「你！幫我跑一個新聞。」禿頭佬惡狠狠地指著沛，以及她手上那一杯熱騰騰的咖啡，像是為咖啡生氣的樣子。

「好的。」制式化的回應。沒一會兒，一封郵件傳到了她的電腦裡。點開，竟是甫想像的賓館殺人事件——的後續！

「抱歉，我以為這是不能報導的。」同樣公式化的語氣，嘴角卻不小心滲出了一點點少有的顫抖。

「這件事本身不能報導，不過後續是可以的，警察沒有禁止到。你就幫我去這個地方看看吧。」

禿頭佬指的是精神科醫院。沛大略看了一下文件的內容，是警方的摘要，不知從哪裡弄來的。她自己整理過後，大致如下：凱凱與路易（皆化名，從凱凱口中問出來的）因為想知道面具下的人長怎樣，犯下一起殺人案，經逮捕

後，路易精神錯亂，凱凱則顯得極度脆弱，目前前者在精神科醫院接受治療，後者則秘密地進行了審判，正在服刑當中。有關路易部分，沛看得尤其認真，並認知到他的狀況目前非常差勁，是不適合任何人去探望的程度。既然如此，為何這一個本來沒什麼運作的面具小組，此時空降這個震撼彈？這是否是一個陷阱？她有可能因此惹禍上身嗎？又或者，純粹是禿頭佬良心發現？她幾乎想親吻他的頭。雖說現在沛所考慮的，完全是在警方的逆鱗上起舞——

不過她沒想太多，便拽起公事包，走了。

海風鞭笞著臉，惹得頭髮如一隻隻揮舞的手，投降一樣。是什麼樣的精神科醫院會建在海邊，不怕病人想不開跳下去嗎？沛覺得這地方荒涼，似乎是很好虐待病人的地方，若能揭發此事，也算一則大新聞。不過，她對這方面的知識不甚瞭解，也沒有做足功課才來。現在的沛，完全可以以魯莽二字形容。

若說有什麼記者的直覺，未免太毫無根據，不過，沛確實感覺到這所精神科醫院有故事，那指向的或許是她這些年來汲汲營營渴求的，什麼。她捏著面具的邊緣，想反正這裡沒人，要不就脫了吧？一邊想著，手指已不自覺撕開了一半，嘴唇好久以來終於品嚐到空氣的冷冽，自由與恐懼同時鋪天蓋地襲來。她大口喘氣，最後忍不住放棄，向一時的膽怯之心妥協。回過神來，手掌浸濕了大半。

「你在這裡幹嘛？」男人的聲音，熟悉的聲音。因為看不到彼此的臉，沛對聲線很敏感。不用幾秒，甚至不用轉過去，便認出了是誰。

「你才怎麼會在這裡？」轉過去，果然，是那晚共度春宵的人……當然，他也是那起事件的目擊者。

「你是不是跟蹤我？」他用半開玩笑的語氣包裝警戒。沛正想回「是你跟蹤我吧」，又一細想，覺得這樣沒什麼意義，便直接表明目的：「我是記者，來這邊搜集資訊的。」

「這麼巧，我也是！」

「……！」

「我們那天隔壁房發生的，就是我們今天來這裡的原因吧。你一定也是探望路易的了？」

「不過他們應該不給探望，路易——哎這是化名，但我的資料上面沒有寫他和凱凱的本名——」

「我的也沒有，我們拿到的可能是同一份資料。」

沛嘆了一口氣：「這是什麼陰謀？還是我們今天是被叫來這裡滅口的？」

「你想像力跟好奇心都太豐富了，這在這個世界是很危險的。」

「我看你也是吧。你難道不好奇我——」沛沒說完，他就知道了她的意思。

「我當然好奇。」他的意思是「我當然好奇你面具底下是什麼樣的一張臉」。

沈默了一陣子，女人主動開口：「不如我們一起進去吧？叫我沛。」最後補上一句。

「叫我馬修。」馬修很有自知之明的用起假名，他猜沛也是假名。在這個世代，能盡量不用真名就不用真名，因這是除了面具，保護自己的第二層方法。你若能不被發現，就不要被發現……對於曾經躺在同一張床上的人除外，你幾乎可以透過她的呼吸認出她。

馬修和沛雙雙走入眼前的精神科醫院，這才發現，裡頭簡直比正常還要正常，甚至稱得上無聊。嶄新的櫃檯、明亮的燈照、來往的醫護人員，安靜且有序，偶而零星的交談聲——就是一般醫院的樣子。只除了沒有病患。

他們搭電梯到宣傳部門，表明來歷後，一位嬌小的女士前來帶領他倆到另一間會議室，說完「請你們在這裡等醫生來」後便離開了。那是一間平凡得比一張白紙還索然無味的房間。即使如此，沛還是覺得怪怪的。

「怪怪的。」馬修嘀咕。「他們給我的感覺是太稀鬆，以致於過分詭異了。」

沛很想贊同他，卻回：「這完全就是陰謀論者會講的話呢。」

馬修正要回嘴，突地門傳出吱嘎聲，一位穿白袍的醫生走了進來，只有他一人。

即便隔著面具，都可以感覺到他的不苟言笑，彷彿一個國家的城牆，這忍不住令沛起雞皮疙瘩。把門關上，空間異常擁擠，此時此刻，她寧願回到命案發生當晚的那一間房間。

「叫我曼。」

「叫我沛。」

「叫我馬修。」

曼與兩人輪流握手，表示不用交換名片，這是一個默認的默契：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。三人坐下後，採訪便應當正式開始了。

「我原本以為是一對一對採訪的，沒想到會變成聯合採訪。」沛笑了笑，似乎這是一個可愛的誤會。「所以我想，是醫院方同時邀請了我們兩家報社吧。可以問，為什麼邀請我們嗎？」

「我不是邀請報社，而是邀請你們。」

馬修搶話：「可不可以直接跟我們攤牌？」

「攤牌這個字用得怪怪的，你把它形容為一場陰謀，才沒那麼複雜。記者就是愛搞陰謀論。」曼說得沛耳朵發紅，這就是她一直以來在做的事。

「可以向我們說明邀請我們來的原因嗎？」馬修不屈不撓。

「我們不如先離開會議室如何？帶你們去見一個人。」曼起身，領著他們穿過不同樓層，最終在一間病房前駐足。

「你們猜是誰？」

「路易。」沛回應，知這是再明顯不過的事。

「你該不會要帶我們見路易？這不是需要事前批准嗎？更何況，他現在的情況根本就不適合見任何人。」馬修連環炮發問。沛大致上贊同，不過她真的太好奇了，就沒有開口附和。

「想不到你還蠻有職業倫理的，對你們記者下三濫的印象改觀囉。」這話再度惹得沛臉頰通紅，於是搶先回話：「反正這年頭大家也不怎麼愛看報紙了，大家對世界上發生什麼事根本不在乎。」

「所以你們是憑著熱愛做事囉？佩服佩服。」曼一邊講，一邊推開門，領著警戒的兩人進到寬敞的單人病房內。

意外的是，那裡頭一個人也沒有，只有因為窗戶沒有關緊，被陣陣海風吹開了而透進的颼颼聲。這裡看上去像有人生活過的痕跡，所以沛推斷路易被移送到了其他地方。她嘆一口氣，惋惜又萬幸。

「這原本是路易的房間。」曼將窗戶關上，突然房間好安靜，好凝重，所有的東西都沉到地面上了一樣。「後來……發生了一件事，他不住這裡了。不過我們還是保留這間空房，暫時不讓任何人住進來。算一種儀式感。」

「他怎麼了？不會是又殺了其他人吧？」

「差不多，他殺了自己。前幾天，從這裡跳下去。」曼指著關起來的窗戶，像指一具被吊在窗臺邊的屍體。

「你們沒有把窗戶鎖上嗎？」沛止不住大喊。在她看來，這無異於一場謀殺。

「他瘋了，但還是很狡猾，不知從哪裡偷來鑰匙打開窗戶——我很想說我們的醫護人員都受過良好訓練，不過，我還是得承認，我們大意了。」曼應該要感到很抱歉，沛卻一點也沒有嗅到那點意味。這使她火大，決定問得更激進些。

「我猜，路易死了對你們來說應該輕鬆不少吧？只可惜，你們一輩子都無法知道為什麼他發瘋了。」

「首先，我們所有的人都感到很罪惡，再來，我們還是知道他發瘋的原因。」

這句話堵住了沛的嘴，她意識到也許重頭戲終於要來了。於是沈默，靜候佳音。

「該從哪裡說起呢——我看他正在看我。」

「什麼？」馬修的嘴比腦子還快，被這句突然冒出的話鎮住了。

「這是路易待在這裡時反覆說的一句話。」

「你那麼好心，應該願意向我們解釋吧？」

曼不知是沒聽懂，還是不理會沛的挖苦，逕自開始了他的故事。

那是兩個禮拜前，當醫院得知有某一位殺人犯要被送進來時，所有的員工都忍不住抱怨。只有曼知道，這是他們應擔的責任。

為什麼只有這間醫院建在海邊？為什麼被世俗認為窮凶惡極的人總是會送來這裡？只有包括曼在內的少數人知道。總之，路易送來的那個下午，外頭的風比平常刮得更兇，彷彿再明顯不過的徵兆。不過，曼仍面不改色（改色了也沒人看到），請護理師送路易進來。

他幾乎要以為他是個正常人：兩隻手被安上手銬，箝在腰後；除此之外，路易走得非常鎮定，呼吸也平穩，與一般人無多大差異；似乎也算坦然接受眼下的命運，並未有多大反抗。不過，曼的某條神經不斷抽搐，應證他的不安。

「把他綁在床上。」簡單的指示。此時路易突然開口：「醫生，我想你一定可以解答我的問題。我已經想這個問題好幾天了。」

現場彷彿有一條線被拉緊，幾近斷裂的程度。曼揮揮手要大家放輕鬆，示意路易提問。路易回：「我可以跟你一對一嗎？」

這就難辦了，曼甚至可以看到押送的警察拳頭握緊。他想了一會：「一對一無論如何是不行的，不然我請兩名警察、一名護理師在場守候吧。」

路易聳聳肩，剩下的人離開。曼引導式地問：「你有什麼想分享的嗎？」

「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別人的臉。」不知為何，講的同時四肢緊繃，像用全身而不是嘴唇擠出句子一樣。「我花了一些時間才辨識出：啊，原來眼前是一張臉，而不是一個很多東西組成的什麼。當我意識到這點時，他對我來說，就不是一個人那麼簡單了。」

「他變成了什麼？」

「有點難解釋，他對我來說，變成了一個會『看』的人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我原本沒有意識到他正在看我，但一旦我意識到那是一張臉，而且他的眼睛正在看我時，我就無論如何也無法不去想這件事。你懂嗎？明明是我在看他，他卻也在看我。我看他正在看我……我看他正在看我……」

之後便重複這句話，陷入無法溝通的狀態。

「你會以為故事很短，不過剩下的也沒必要說了，因為路易已經講到了重點。」

沒有人願意打斷曼，只以保持沈默示意他下一句。

「我看他正在看我……很沒邏輯的一句話，其實不然，它解釋了很多事，比如為什麼要戴面具。」

「什麼？」沛忘記保持沈默的原則，極度渴求聽到答案。

「是的，這句話解釋了為什麼我們要戴面具。因為人都害怕被看，人害怕視線。我問你，」曼話鋒一轉，面向沛。「當有別人看你、凝視著你、瞪你時，你是否會感受到不舒服？」

「那是一定的吧。」

「我再問你，當你一直盯著某人時，他是否——即便你感覺不到——也可能會不舒服？」

「我猜是。人對視線很敏感。」

「很敏感，沒錯。」意味深長的笑容。「馬修，如果有一個方法能讓所有的人不要一直看你，你會用那個方法嘛？或說，如果能讓你自己意識不到大家正在看你，你願意這樣做嗎？」

「當然願意了。可是——」馬修搶過主導權。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戴面具？就因為害怕被別人看？這麼單純的理由啊。不過就算如此，我們一樣會感覺到

別人在面具後面盯著我們吧。人對視線很敏感。」他重複這句話。

「是的，但不管你相不相信，人類在自欺欺人這方面總是很有天賦。面具的出現，幫我們解決或說克服了很多問題。」

曼重新把窗戶打開，任海風吹進，颳起巫婆的咯咯奸笑。「說得仔細一點，面具讓我們意識不到別人正在看自己——路易意識到了，所以他發瘋。你們兩人呢，偶爾意識到，那是你們的才華。大部分人，不會去思考這種問題的。」

「為什麼跟我們講這些事？」沛顫抖著，想為什麼此時要將窗戶打開……

「很簡單，不能讓太多人知道這一個真相，大家都會禁不住好奇心脫下面具，然後一個一個發瘋的——不要小看人類。」面對沛懷疑的視線，曼嚴正表示。「人類在自我毀滅方面同樣有天賦。這世代的人啊，被訓練成了這樣子，真應該怪我們的祖先，為何一步步帶領世界發展至此。」

他又拍拍窗戶。「所以今天找你們來的目的，就是要確保你們不會讓任何人知道，不然就要從這裡跳下去。」

「就知道！」馬修哼了一聲。「就是要我們死嘛。難怪這一切都那麼可疑。你要怎麼確保我們永遠不會講出去？逼我們發瘋，或把我們的嘴縫上？沛，他就是要我們死。」

「不會的，你們也可以像我這樣，就會安然無恙。」曼語畢，將面具脫下。馬修和沛驚呼，不是因為脫面具的這個舉動，而是因為他面具底下的那一張臉——那一張臉，他倆都見過，是在那一篇上級遞給他們的文件中，唯一出現的一張照片……即死者的照片。

「怎麼會這樣！原來你沒死嗎？」

「那一個人確實死了，但不是我。」曼逼近著，執意想逼瘋兩人。「我借用了他的臉，當成我新的面具。這樣我就一輩子不會被人看了。就算看，看的也不是我，而是他。」

沛好想尖叫。

曼繼續道：「我也可以幫你們兩人找像這樣子的，第二個面具。前提是……你們撐得過。」

沛轉頭，發現馬修已經跪在地上，蜷縮著似乎躲避什麼。沛馬上抱住他，試圖想帶他離開這裡，只可惜，她自己也不好受，馬上感受到背後一股貪婪目光注視著，蛇一樣的爬滿全身，纏住脖子，幾乎無法呼吸。這才發現，赤裸裸的視線是如此的充滿惡意，那樣子肆無忌憚的「看」，簡直與殺人無異。

「我答應你們，我從今以後再也不管你們了。你們想跟誰講儘管講去吧。瘋子的話，是不會有人相信的。」曼心滿意足的離開。

沛和馬修互相攙扶，不時跌倒，像兩根疊在彼此身上的肋骨。看得出來，馬修也保有殘餘的理智，沛只希望，他們撐得到離開精神科醫院，這裡的一切都讓她想尖叫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回過神來，他倆已經癱躺在海邊的礁岩上，虛弱得連祈禱的力氣都沒有。又過了約莫一輩子的時間，沛開口：「我想過，如果再碰到你，就要再跟你做一次。不過，現在我只想看你的臉。」

馬修點頭，用顫抖的手將面具取下；沛同時取下自己的面具。此時，在海邊的這兩人，就像一對完美的即將殉情的情侶，手牽著手，混雜岩石的濕、海風的鹹、人類的悲哀的意味。在最後一刻，沛拋下了一切，馬修放棄身為一個「人」，知如果當人那麼痛苦，連視線也可以殺人，那麼，真正的自由，或許正如某位哲學家說過的，超脫，即超越自我吧。

於是，下定決心，兩人一起從礁岩上，跳了下去。